

随笔

你不曾负天下

孙丹琳

于襄阳耕读，我有幸至诸葛亮故居—古隆中览先生遗风。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历史的天空里留下带不走的一串串熟悉的姓名。我跨进门，推开一地竹阴。阳光穿透林隙，古墙上有重叠的影。风吹湖面起涟漪，摇醒一池金鱼。我躲过人群，寻一方幽静。

我在心里认定，卧龙先生是喜静的。

是这儿吧，他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承诺；是这儿吧，他留下了“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的训诫。一阵穿堂风过，我猛然回头，心中竟荒谬地希冀着能窥见他千百年前轻摇羽扇，称学识平庸的笑靥。可惜树影寂寥，不见当年武侯。

我以虔诚的姿态等他来，风声依旧在。他束发读诗书，明德修身，于仰观俯察之间，存胸中韬略。“凤兮凤兮思高举，世乱时危久沉吟。龙兮龙兮风云会，长啸一声抒襟襟”，我知他躬耕从未忘忧国，热血不改志不移。我彷徨在林间，迷失在树影重重里，似乎看见了他们的曾经——“茅庐承三顾，促膝纵横论”，那是诸葛先生蛰伏半生等到的知己。于是，他怀着何等的喜悦与幸运，携剑随君去。

人走在天地间，高山仰止，幽思古今，似乎能求得的是一种文化的自觉。我见黑白斑驳碑刻上的一石一记、一叹一咏，提笔却无词。我伸手覆不住的冰凉，嶙峋一角都是历史的厚重。他耗尽心血匡扶的汉室，在百年之后留下了什么呢？我孤立着，执拗地叩问他。他不语。我与他终究隔了千年的遥远。我思索良久，只有郑重地在纸上写下：“迷途人谨拜卧龙先生。”

我以孤独的姿态等他来，不敢虚盛意。辅明主，自古多少英才妒；论三分，掐指料事算如神，东吴周郎叹计不如人；为联吴，独自舌战群儒，一字一句有谁能不服？破曹贼，又智算华容；退曹敌，又智取汉中；兴复蜀汉，又委下重任，自古敌手又能逢几人？我寻得一条小道，七迷八拐地进入一间破败的堂屋。堂屋空空荡荡，正中挂着一卷他落满灰尘的画像。我不由屏住了呼吸，口中喃喃道：“你是文曲星降世，才盖百世。生前功绩，身后贤名。”此时恰逢风吹叶动，在黄昏里猎猎作响。岁序更迭，是非成败转头已空，史书的寥寥几笔写不全你波澜壮阔的一生。

我以萧索的姿态等他来，竹影和诗瘦。他是国士无双，即便身体已湮没在滚滚的历

史长河中，却总有人记住他的灵魂。他才兼将相，是智慧与忠诚的化身，于是无数文人为他而吟。如果说陶渊明的桃花源是文人心永恒的精神归宿，那诸葛亮孔明就绝对是他们推崇至极的终生偶像。“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的评价虽已足使他名垂千古，但“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他们还记住了他的雄心壮志；“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他们也记住了他的盖世功绩；“托孤既尽殷勤礼，报国还倾忠义心”，他们更记住了他的忠义之心。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他摇扇皱眉远眺，看残雪纷飞，听号角连营。原来这就是金戈铁马，兵临城下。我重读他写的辞藻，太想和他笑谈风起那些古老。他笔墨挥毫，成《出师表》，我愿折腰。

武侯祠内人群熙熙攘攘。我被人群挤在角落，看着祠中的他，那个遥望中原的他，心中突然回荡起了那句感人至深的别离之语：“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我在临走时回眸，恍惚间像时空错落，遇见先生负手浅笑，拨开尘世云烟。

先生，我们成都再相见。

(作者系环境科学2201班学生)

副刊

春归

沈浩

江城春归雪渐收，
寒气随风已远游。
柳线轻垂舞新翠，
樱花微绽映晴眸。
江波潺潺携暖意，
日影融融照心头。
正是扬帆启航时，
乘风破浪志悠悠。

(作者系计算机类2304班学生)

记马桥之旅

谭震

在群山

初入峰峦心易喜，
此身前世寄天涯。
隐山观猎成拳划，
会客看荷戏斗茶。
兰桂未发香已嗅，
稻菽熟老饱农家。
迢迢千里古茶道，
商旅应观云岫乏。

在古宅

到处高楼无诧异，
古宅细看有风姿。
门前阿姆虽然老，
怀中孙因是幼枝。
五代同居香火混，
九重渠水贯家祠。
南山桂树年年绿，
惯见来人车马驰。

在王家畈

终到王家平坦路，
枯荷遥望暮云缤。
古宅人去空檐画，
神祀无烛尘满金。
雕石曾拴东道马，
砌池还绕北溪滨。
南山桂树多成老，
谁教香阴入客心。

(作者系生物工程2101班学生)

无题

王钰杭

当年拍遍倚栏杆，
长看群山翠色寒。
大梦觉来终自苦，
此生何敢望金銮。

咏菊

王钰杭

残枝垂露凝霜色，
摧折方知屈节寒。
若有秋风成节义，
不辞摇落抱香开。

(作者系国际经济与贸易2101班学生)

艺术看点



素描通过线条、阴影和块面的形式对不同的物体进行表达。作品主要以静物为题材，为捕捉物体最本质的特征，用不同的手法表达物体的真实感与立体感。其中还采用了抽象的艺术表达形式，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客观形态，用夸张和变形的的手法去表达“破碎”，探索物体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情感和意义。无论是真实感的呈现，还是抽象形式的探索，艺术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可以引领我们认识和感知世界的多个维度。

作者：视觉传达设计2301 王艺茹

书评

局外人

宋钰浩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道。”

主人公默尔索对于生活和死亡的冷漠态度促使他对母亲的去世甚至无法记清具体的日期。默尔索的身上始终有一种与社会价值观念脱节的异化感。正是这种冷淡和疏离，构成了《局外人》的主旨——描绘一个局外人的生存状态。

默尔索是个感觉至上的存在，他的人生观点重点在于对直接感受的追求，而非社会给予的道德或理性准则。他的性格构成了书中所有事件的核心。当他在海滩上无意之中杀死了一名阿拉伯人时，那令人窒息的热浪、刺眼的阳光和滚烫的沙地都不单单是场景描绘，也是默尔索内心混乱与外界压迫的直接体现。这是自然与人内心世界的狂暴交融，让人震惊的同时，也亲见了一个局外人的极致孤独。

审判环节亦是对默尔索人格和价值观的试炼。法庭更关心默尔索的个人道德品质，特别是他对于母亲的态度，而不是他是否有故意杀人的动机。这似乎揭露了当时社会对个体的判断标准是多么狭隘和偏颇。默尔索对此显得

无可奈何和漠然，他的真实被误解，他对生活的态度被放大解读为对人生的绝对否定。

书中有句颇为经典的话：在我们心里，没有任何东西能持久，就连今天，我也已经失去了对昨天的记忆。这不仅是默尔索的心声，也是加缪探索的宇宙荒谬和人的本质。我们都在逃避与抗争着人生的无常和荒谬，而默尔索简直就是这种荒谬态度的人格化身。他选择活在当下，不依托于任何超越的意图和目的。

然而，正是在小说的结尾，默尔索似乎获得了某种启示。在接受死亡的宣判后，他内心的冲突和挣扎使他最终面对了自己的荒谬。他承认了自身的局限，并在濒临死亡的境地中找到了平静：让他们用石头把我打死吧，至少这样可以让我感到不是一个人孤独地死去。与其说是对死亡的接受，不如说是对整个世界绝望后的冷峻拥抱。他从一个社会的局外人，变成了人生意义探索者的局外人，最终在绝望中找寻到自我的解放。

默尔索对生活的无目的性和荒谬感，同样体现在现代人身上。虽然加缪的作品诞生于20世纪，但在今天这个高度数字化、信息

爆炸的时代，默尔索这个角色如果置身于我们中间，他的疏离感可能会愈加强烈。我们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接受着无数他人的喜怒哀乐，但真实的情感交流却因此变得稀薄。这种虚拟的联结还可能让很多人感受到种族、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孤独，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局外人”。默尔索的情感淡漠，不关心母亲的死讯，也许在今天也不会是那么让人震惊，因为这种冷漠在现实世界中已屡见不鲜。社会压力、心理健康问题和个人目标的缺乏常常使现代人处于迷茫中。我们面对着工作和生活的机械化的重复，可能会有与默尔索类似的追求——简单地渴望感官的满足和现实的逃避。加缪对默尔索的生活态度的描述，也促使现代读者反思我们究竟如何定义“正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这本书唤起的不仅是我们对默尔索个人命运的同情，更是对整个人类处境的反思。加缪通过这部作品，领导我们走进了一个荒诞无稽但又深深令人着迷的世界。在局外人的孤立困境里，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线与命运抗争的勇气和智慧。

(作者系机械类2208班学生)